



谢家皇后

越人歌◎著



卷
四

xié

jiā

huáng

hòu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这是一条只能前行的路，
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越人歌◎著



谢家皇后

卷四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家皇后. 4 / 越人歌著.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8.1

ISBN 978-7-114-13971-0

I. ①谢… II. ①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468 号

书 名: 谢家皇后 卷四

著 作 者: 越人歌

监 制: 邵 江

策 划: 童 亮

营 销: 刘 君 吴 迪 陈力维 张龙定

责任编辑: 刘楚馨

出 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636983

总 经 销: 新世界青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13971-0

定 价: 38.0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目录

二百五十	1	二百六十八	73	二百九十	156
二百五十一	5	二百六十九	77	二百九十一	160
二百五十二	9	二百七十	80	二百九十二	164
二百五十三	13	二百七十一	84	二百九十三	166
二百五十四	17	二百七十二	88	二百九十四	171
二百五十五	21	二百七十三	92	二百九十五	175
二百五十六	25	二百七十四	93	二百九十六	178
二百五十七	29	二百七十五	97	二百九十七	181
二百五十八	33	二百七十六	101	二百九十八	184
二百五十九	37	二百七十七	105	二百九十九	187
二百六十	41	二百七十八	109	三百	189
二百六十一	45	二百七十九	113	三百〇一	192
二百六十二	49	二百八十	117	三百〇二	195
二百六十三	53	二百八十一	120	三百〇三	199
二百六十四	57	二百八十二	124	三百〇四	202
二百六十五	61	二百八十三	128	三百〇五	204
二百六十六	65	二百八十四	132	三百〇六	207
二百六十七	69	二百八十五	136	三百〇七	210
		二百八十六	140	三百〇八	212
		二百八十七	144	三百〇九	216
		二百八十八	148	三百一十	219
		二百八十九	151	三百一十一	221

三百一十二	224
三百一十三	228
三百一十四	231
三百一十五	234
三百一十六	236
三百一十七	239
三百一十八	242
三百一十九	244
三百二十	247
三百二十一	249
三百二十二	253
三百二十三	256
三百二十四	259
三百二十五	262
三百二十六	266
三百二十七	269
三百二十八	272
三百二十九	274
三百三十	277
三百三十一	279
三百三十二	283
三百三十三	285

三百三十四	288
三百三十五	291
三百三十六	293
三百三十七	296
三百三十八	299
三百三十九	301
三百四十	304
三百四十一	307
三百四十二	309
三百四十三	312
三百四十四	315
三百四十五	317
三百四十六	320
三百四十七	323
三百四十八	325

二百五十

渭王扶着长孙的手，站在宫墙边抬头看了看天。

“今晚的月色真好。”

李偲轻声说：“明儿就是十五了。”

月光皎洁如银，照在地上一片霜白。

但是霜白之中也有亮色的痕迹，就像撒下的碎银。

李偲知道那溅的不是水，而是血。未干的血迹被月光映亮了。

祖父说月色好，可李偲只觉得今天这月亮也蒙上了一层血色。

但是最迟到黎明时分，这一切痕迹都会消失不见。

禁军又细细地查过一遍，已经断气的尸首被迅速搬走，还有气能动的就干脆利落再补上一刀，也丢到大车上。等到地下搬空之后，禁军带着大车离开，有人迅速过来，拿铁铲将地下沾血的那一层铲掉填进坑里埋实。

这就是谋逆的下场。

李偲暗自心惊。

他虽然自小由祖父和父亲着力栽培，毕竟是头一回见着这样的场面。那么多条人命，说没就没了。

下面这些人里头，有许多都是他认得的，甚至有的就住在渭王府隔壁不远。他们之中有的是李偲一起在官学念过书的相识，有的甚至是未出五服的兄弟，有的在他成亲时来闹过新房……

到现在李偲都不能相信他们竟然参与了谋反之事。

如果只有一两个还好说，可偏偏不是一两个。

同样是高祖的子孙，同样都姓李。

可皇上并未因此对他们网开一面。

李偲想起了皇上登基那时候惠王谋逆之事。皇上当时念着情分，饶了惠王的性命。

但这次皇上根本没有给这些人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给其他人反应过来的机

会，连审都没有审，拿了人就直接全部杀了。

那些人痛哭求饶悔过喊冤的声音太惨了。

可是祖父也好，同他们一起过来的那个年轻的太监也罢，都对这样残酷的杀戮毫不动容。

还有，他的二叔。

祖父已经将他监禁了。

父亲还在时，这位二叔虽然昏聩无能，却也没有闯过什么大祸。李傕甚至想过，等到王府传到自己手上时，他也不介意看在亲戚情分上多照应二叔一家。

可是父亲一去，什么都变了。二叔似乎认为渭王府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气焰日渐嚣张。

能将二叔彻底踩在脚下，这本来是李傕的心愿。

现在他似乎已经得偿所愿了。祖父在家务事上可能会糊涂些，但是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哪怕是他的亲儿子，犯了事渭王也一样处置。

就算二叔这次能侥幸保住性命，渭王府的传承也与他彻底无缘了。

皇上应该不会杀他的。

毕竟二叔的糊涂无能人人都知道，而且他又胆小，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干弑君谋反的事，他只是被人蒙骗。

皇上多半会看在祖父多年勤勉尽忠的份上，赦免二叔的死罪。

但是李傕并没有因此而欢悦高兴。

这不单单是因为皇上可能因为二叔的事降罪于渭王府，还有些别的缘故。

一些令他惧怕、忧虑，但是连自己也不是太清楚的原因。

之前惠王谋逆都没有丧命，李傕本以为这次的事情牵连到的宗室王亲多半也只是圈禁削爵或是除籍……

可是现在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一件事。

惠王能够不死，不是因为旁人求情，那必定是因为皇上当时没想让他死。而今天这些人，皇上既然说了要他们的命，那么他们就绝没有一分生机。

皇权之下，其实他们这些李氏子弟又算得了什么？

渭王看着一旁的长孙。

那张还年轻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犹疑和沉思。

渭王知道他在想什么。

今天晚上本可以不带他来，但渭王还是把他带来了。

二儿子过了这次的事情纵然不死也是废人了，自己的身子……只怕也拖不了多久。整个王府的担子，马上就要全压在孙子的身上了。

宗令一职，李偲还年轻，他担不起来，皇上也不会应许。

按年纪、资历威望和能力来看，渭王之后，多半是代王或是越王接手。他们跟皇上的关系一向亲近，越王更老成，代王也很精明。

渭王府……如果能平安度过这次的风波，以后至少十年里头都得低下头来老实做人。

没有帝王是不多疑的。渭王做宗令太久了，位高权重，家人也难免得意忘形，拿着皇上给的权力当自家的东西使用。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收了银子替人安插要职？皇上怎么能不忌惮他呢？

今晚让李偲过来跟他办这趟差，渭王就希望让孙子看清楚，记清楚。皇权是绝不可违逆的。宗室又如何？亲戚又如何？皇上一声令下，全得掉脑袋。

渭王眼前又是一阵晕，他几乎全身重量都靠在了孙子身上，要是没有李偲扶着他，渭王连站都站不住了。

“祖父！”李偲心里一沉，忙问身旁那个太监：“叶公公，我祖父这几天一直没断药，今天只怕是……”

叶公公点点头说：“这儿差不多完事儿了，那大公子就赶紧护送老王爷回去吧。府上要是缺什么药材，只管去太医署支取。要是少了太医，几位掌院、院丞那里咱家去说一声就行。”

李偲赶忙道了谢，不敢再多客套，直接就将渭王背了起来快步朝回走。

曾几何时，祖父在他的眼中是那样高大。

就像一座山岳，不可撼动，不可摧损。

祖父是整个王府的支柱，是渭王府的天。

可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祖父老了，越来越衰弱。

现在他背上的人，已经是风烛残年，瘦得只有一把骨头了。背着一个人，李偲还能大步流星，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沉重。

小时候，祖父也背过他的。

现在想来，恍然如隔世了。

渭王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是被孙子背着的。

“偲儿啊……”渭王有无数的话想对孙子说。他恨不得能在顷刻间，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人脉和经验全灌输给他，告诉他要戒急用忍，告诉他事缓则圆，告诉他如何对皇上尽忠的同时又能左右逢源……

可是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咱们马上就回府，我出来时让人把药熬上了，一直温着，到家就能喝。您可别再劳神了……”

李偲听见祖父出声，心里倒是轻松了一下。

还能说话，想必祖父真的只是累着了，回去喝了药再好好歇一觉应该就会好的。

他听见渭王应了一声，又说：“慢慢走，不着急……以后干什么事儿都别急，记得我这话。”

李偲应着：“是，孙儿记住了。”

后来渭王就再也没有说什么。

李偲走着走着，脚步忽然一僵。

渭王的头垂下来，手也垂了下来。

他的头就趴在李偲的耳边，可是李偲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了。

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李偲只停顿了那么一下，步子反而比刚才更急更快了。

“您是不是睡着了？您可别在外头睡啊，夜里那么凉，您听着了吗？可别睡啊……咱们这就回去，回去了您喝了药……再睡……”

可不管他说什么，渭王都没有再回答他。

李偲还是疾步朝前走着，灯笼照不亮的地方，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很不稳当。

“祖父，祖父您能听见吗……您不是说，还有好些事儿没办吗？”

“您能听得见吗？您别吓我……”

“我还记得小时候您吓唬我，说我不乖乖睡觉晚上就会遇见妖怪……结果我晚上看着灯罩的影子映在屏风上，吓得半宿都没睡着，真以为是妖怪在那里站着……您后来还跟我赔不是，带我去庙里求平安符，说戴了平安符那个妖怪就不敢来了……”

李偲边走边说，在月亮下泪流满面。

小叶将手里的名单抽出来，上面那些打了红圈儿的名字一个个对过，他念一个名字，下面负责查验尸首的人就报一声在。这个验看不是只看数目，年纪、相貌、身份要完全核查无误才行。

等上面的名字全部念完，小叶这才抬抬手。

这些乱臣贼子的尸身今晚就会全都处置掉，到明天早上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这种活儿他师傅派惯了他，小叶这些年来看死人也看得不少了，对这样的事司空见惯。

昨天可能这些人还都是龙子凤孙，是宗室贵亲，一个个趾高气扬，锦衣华服。可是谁叫他们自己作死呢？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要谋反。

下面干活儿的人里，有的悄悄摘了尸身上的东西偷藏起来。璜佩、犀角扳指、金带扣、金冠饰等等，都是这些人的随身衣饰。小叶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他杀人不留情面，但是底下人要借机发财，他也不能拦人财路。

当然了，底下的人知情知趣，肯定会把最大的一份儿留出来悄悄送到他手里的。

皇上在客船上醒来时，天还没有亮。

他披衣起身，推开一扇舷窗往外看。

远处山顶庙宇里的和尚应该已经醒来了，他听到了悠然而至的晨钟。

一下，又一下。

苍凉的钟声里，东方渐现光亮。

这一天的太阳即将升起。

二百五十一

二皇子这几天很不高兴。

他吃得不香，睡得也不那么踏实。

方尚宫忧心忡忡。

没法子，这次带出来两个乳母，一个在遇刺那天夜里被流矢射死了，另一个倒是没受什么伤，可是因为受了惊吓，这两天乳汁越来越少了。

这都不是重要的，本来二皇子已经快要一岁，长了牙了，吃奶不多，就是夜里头醒了吃两口，白天都有人单做这位小祖宗的饭食汤羹。

可二皇子最熟悉的那个乳母不在了，去得那么突然。就算孩子还小不明白什么是死了，可是一直看不到那个人，他肯定会急，会怕的吧？

偏偏这时候主子身子又不好，连抱他都费力，和他在一起时只能拍抚安慰一下。

皇上又在这时候起驾继续南行了。

二皇子太聪明了，他认得人，也记得人。除了皇上与贵妃，他也就和那个一直照顾他的乳母亲近些。

没办法，现在只有玉瑶公主有空暇陪着弟弟了。

玉瑶公主拉着甘熙云做伴，逗着二皇子学步。二皇子两条腿很有劲，不用人扶就能站得很稳当，就是走路还不行，一步两步还好，再多走几步脚就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噎噎几下连绊带跌的，好在地下都铺着厚毡，摔不疼他。二皇子胆子也大，摔几下根本不怕，也不哭。不但不哭，摔倒了他好像还觉得挺有趣，摔了几下之后索性趴在那儿咯咯笑出声来。

玉瑶公主觉得弟弟真傻。

摔跤了还笑，不是傻是什么？

“泓儿，泓儿过来，到这儿来。”

玉瑶公主拍着一个小小的手鼓，鼓上面还系着铃铛和彩绸，又好看又有声响，二皇子喜欢这个，每次拿这个逗他他都很给面子地陪着玩。

看着他们姐弟玩得高兴，方尚宫才悄悄松了口气。

皇上在的时候，她也没觉得有这么大压力。

可是皇上一走，连方尚宫都能感觉到这之间的巨大差异。

护卫们紧张小心得都过了头，听说昨天一早把个送菜蔬的车子掀了个底朝天。方尚宫起初以为他们是想跟那送菜的索要好处，后来一细问，胡荣说不是，他们就是怕菜车里藏着匪人，又拿枪去戳，又拿脚去踩的，车就是这么翻的。

方尚宫现在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了。

贵妃和两位小主子是何等要紧，哪怕出一点点纰漏，皇上回来时都绝不会饶过他们这些人。

甘熙云有些心不在焉，她这几天着了魔似的在背着记着学着那些规矩法度。

而且只要一有动作，她就想着这样做对不对。

走路的时候想，坐下的时候想，喝茶的时候想。

越想越觉得自己蠢笨。

似乎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做得好。

走路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明显。

郭尚宫教的好像不是这样走，到底步子该迈多大，提起脚的时候是脚跟先离地吗？手要摆多高？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邯郸学步在她身上再现了。

新的没学会，旧的都忘了，说起来别人可能会觉得可笑，会觉得荒唐难以相信，可这事就是这样。

她现在好像连走路都快要不会走了。

郭尚宫把她的别扭都看在眼里。

她没伺候公主之前没少干训育小宫女的活计，对这种情形见得多了。

这是求好心切啊。

越想做好反而越是与所想的偏离，越是用力越是偏得多，反而比一开始差多了。

郭尚宫就记得有这么一个宫女，很聪明灵巧，学东西比别人都快。郭尚宫还想好好栽培她呢，可是没想到从她练习上茶时打碎了一套杯碟又割伤了手之后，以后每次再上茶她的姿势就不对了，特别别扭，而且越是想稳当，越是要出错。

真可惜了，最后郭尚宫就选择了另一个姑娘来用心教导，放弃了前一个。

总是怕犯错，总是惦记着之前犯过的错。

这样可不成。

但甘熙云又不是个可以随便撤换的宫女。

她是公主自己挑中的人，是官家小姐，知书达礼。

毕竟年纪放在那里，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和大人一样。

郭尚宫还是愿意结份儿善缘的。

中午用膳时，看她连吃东西都有点儿别扭，郭尚宫知道这事还是别再耽误了。

用过午膳玉瑶公主歇中觉的时候，郭尚宫和甘熙云一起坐下说话。

郭尚宫没绕圈子，她也没有那么多工夫去打哑谜，直接就说：“甘姑娘这几天绷得有点儿太紧了。”

甘熙云自己当然明白，可是被郭尚宫这么当面说出来，还是觉得一阵难堪。

“姑娘是个聪明人，性子又好，难得的是正好与公主投缘。”郭尚宫微笑着说，“公主并没有多少年纪相当的同伴，甘姑娘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公主看重的是姑娘的性情，姑娘要是真变得规行矩步和其他人一模一样，公主说不定还不喜欢呢。”

甘熙云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着郭尚宫。

这几句话简直振聋发聩，重重给了她一记当头棒喝。

没错，郭尚宫说得对。

那天在行宫去见公主的姑娘不止他一个，但玉瑶公主没有挑中别人，单挑中了她。

她要是把自己折腾得过了头，公主还能喜欢她吗？

“但规矩……”

她急着想学好，就是怕有触犯宫规的地方，到时候一样在公主身边待不下去啊。

郭尚宫笑着说：“规矩嘛，大面上不出错就行了。其实在宫里头，主子的喜怒就是最大的规矩。主子喜欢红你非要穿绿，那就算你有一百条理，也讨不了好的，甘姑娘你说是不是？”

“您说得是。”

郭尚宫的意思是在提点她，只要玉瑶公主高兴、喜欢，那其实就算规矩有什么小小疏漏简慢也不算是什么事儿吗？

甘熙云站起身来，端端正正朝郭尚宫一福：“多谢您这样提点我，您的金玉良言我一定会牢记不忘的。”

“姑娘客气，快别多礼了。”郭尚宫笑着扶了她一把，“我伺候公主的日子也不算长，以后咱们少不得互相照应呢。”

甘熙云马上明白了郭尚宫话里的意思，她也朝郭尚宫露出了笑容。

谢宁的那张画已经裱好了，她小心地收起来，交代青荷她们回头收拾行李的时候务必仔细，可不能把这个给丢下了。

青荷满口保证：“主子只管放心吧，奴婢把自己丢了都丢不了它。”

说这话时青荷在想，主子这是多眷着皇上啊。

可皇上对主子的牵挂也并不少。

才分开两天，主子这边写信去，皇上那边也写信过来，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叫鱼雁传书吧？说的是不是就是皇上和主子这样的？

这一份情致缠绵，让青荷她们这些在旁边伺候的人看着都觉得有些想不通。

怎么就能这么想一个人呢？又不是要分开三五个月，成年地见不着面，只是几天而已，能有多想啊？

青荷没喜欢过什么人，也从来不知道牵肠挂肚地想着一个人是什么滋味儿。

她也不向往这些。

皇上送来的那张画，御笔当然是金贵的，但青荷真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好。

她能看出画得有些潦草，又没上色，就盖了皇上随身的一方印鉴。可主子得了这画跟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别的东西全入不了眼，就只顾着看这张画。

“主子，要不要用些点心？”

谢宁问：“什么时辰了？”

“快酉时了。”

“那就不用了吧，倒点儿水来我喝。”

现在吃了，怕晚膳的时候又吃不下了。

用晚膳时，二皇子也有了一张属于他的小椅子，谢宁还让人给了他一把小勺。可想而知二皇子那吃相，真让人没法儿看。蛋羹沾得嘴上、鼻子上、眉毛上、头发上到处都是，身上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孩子还有个坏毛病就是不爱系围嘴兜，系上以后一眼看不见他自己就给扯下来了，根本起不到一点儿用，每次都能吃自己一身。

堂堂皇子殿下当然不是担心弄脏了衣裳没得换，而是天气毕竟不暖和，总是换来换去的怕他着凉。

玉瑶公主吃着鱼丸不错，也给二皇子舀了一个，还挺细心地把鱼丸用调羹压了压扁，铲成了两半。

弟弟嘴小，一整个儿怕是塞不下。

鱼丸做得很好，细滑，弹牙，带着鱼肉特有的清甜。谢宁吃了两颗鱼丸并没觉得恶心，这就说明菜确实做得好。

膳桌上还有一道蒸春卷。卷皮是薄薄的豆腐皮，里面卷着金针菜、绿豆芽菜，春天才发的嫩嫩的韭菜和鸡蛋丝。这个吃起来也清爽，谢宁原本只是看着新鲜想尝一尝，结果不知不觉吃掉了大半盘。

方尚宫大感欣慰。

能吃就好，能吃最好。

她现在就担心贵妃吃不下。

这一有了胃口，说明她的身体和心情应该都在逐渐好转。

李署令的医术果然不凡。

还有，王供奉奏曲调理人的情绪也功不可没。

这就好，等皇上回来方尚宫不怕难以对皇上交差了。

再看看二皇子，虽然闹点儿情绪，可是脸还肉嘟嘟的没见瘦，真是个好孩子。

二百五十二

谢宁睡得迷迷糊糊的。

她这几天睡得都不踏实。睡前连水也不敢多喝，就怕多喝了水，会睡得更不踏实。

但即使她少喝水，夜里仍然会醒。

谢宁醒过来的时候有些迷糊，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了。帐子外面亮着灯烛。她有些心悸，缓过两口气才重新睁开眼。

这帐子是从宫里带出来的，方尚宫哪怕遇着那天晚上船上失火的大事，也依然镇定自若，不曾乱了方寸。到了驿馆之后也张罗得井井有条，连帐子都没忘了换。

谢宁一动弹，外面上夜的青荷就醒了。

这次主子有孕，青荷她们都格外精心，生怕出一点儿岔子。上夜的时候怕睡沉了，压根儿不敢卧下，就坐着，稍微往后靠一靠这么打盹儿。不过怕腿这么一直垂着不得劲儿，所以又找了一张圆凳来把脚架在上面，身上搭一件厚的棉大氅就行了。

椅子窄，圆凳也不稳当，谢宁看着她们晚上这样上夜都揪心，可是她怎么说，青荷她们也不愿意改。

谁不知道卧下舒坦？可是既然干的就是伺候人的差事，自己就别想着舒坦二字了。主子现在都不舒坦，哪里轮得到她们享受？

这姿势打盹儿觉很轻，稍一有点儿动静就能醒。

青荷利索地把大氅揭开，快步走到床前来：“主子醒了？是不是口渴？”

谢宁摇了摇头，轻声说：“什么时辰了？”

青荷赶紧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说：“三更了。”

“我听着外头像是有动静。”

青荷吓了一跳，强自镇定地说：“奴婢可什么都没听见，这么晚了，外头哪会有人走动啊。”

肯定不会的。

青荷想，要是能有人在这样的重重护卫之下还能溜进主子的院子里，那绝不可能，反正活人肯定没这样的本事，除非是闹鬼。

青荷一向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青荷还是倒了半杯温水过来递给谢宁，谢宁只喝了一小口稍微润了润喉咙，没敢多喝。

青荷扶着她重新躺下来，轻声问：“主子是不是身上哪里不舒坦？奴婢帮您捶一捶？”

谢宁说：“你也快去歇着吧，去外间榻上睡，别在凳子上坐着了。”

“奴婢不累。”青荷说，“白天有方尚宫，还有别人服侍主子的时候，奴婢就可以偷闲去补一觉了。”

可是谢宁躺下后还是睡不着。

这回连青荷也听到声音了。

二皇子在哭闹。

大半夜的也就只有孩子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闹腾了。

青荷赶紧套上一件外衫说：“主子，奴婢去看一看。”

青荷出了屋子赶紧往东走。二皇子也住在这个院子里，玉瑶公主却住不下了，驿馆的院子毕竟不够宽敞。

乳母正抱着二皇子焦急地拍抚，可二皇子眼睛紧闭着，张着嘴一直在哭，且脸都胀红了。

一见青荷进来乳母更慌了。

青荷一看这情形就知道八成哭得时间不短，不然这脸不会憋得这么红。她一急，语气也就重了点儿：“殿下这是怎么了？”

乳母有些慌：“殿下说不定是魔着了，刚才我听着殿下动了，想抱他起来把尿，结果殿下也没尿，就突然哭起来了。”

乳母刚才什么招儿都想了，又拍又哄，又哼曲，还试着把衣襟解开看二皇子有吃的是不是能够被哄好。可二皇子连吃都不吃，一径在哭。

青荷一跺脚：“你递给我试试。”

乳母这会儿也是无计可施了，只好将二皇子递过来交给青荷。

可二皇子只在她俩调换手的时候哭声短暂地停顿了一下，被青荷抱住之后，依旧哭个不停。

屋里其他宫人都手足无措。殿下这么无缘无故地哭，谁知道是不是身上突然有哪里不舒坦？

小孩子不比大人，大人要是突然发了急病，总会说得出自己什么地方难受。可孩子难受，他不会说啊。

青荷冷汗都下来了，十分焦急：“宋妈妈你抱着殿下，我让人去请李署令过来。”

青梅也匆忙过来了，她都来不及进来，就站在门口说：“青荷姐姐，主子让把殿下抱过去。”

乳母只能抱着二皇子随青梅过去。谢宁已经穿了一件夹袄，只是还坐在床上没有起来。乳母抱着二皇子进来时，谢宁急着欠起身，伸手想抱儿子。

乳母可不敢这么把孩子递给贵妃，赶紧趋前两步，把孩子递在贵妃面前，却不敢撒开手。

“殿下，殿下？”

谢宁伸手握住了二皇子握得紧紧的小拳头：“泓儿？泓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亲娘的声音，二皇子的头动了动，哭声也停了一停。

“泓儿是不是做噩梦了？吓着了吗？”谢宁轻声同他说话，把他的小拳头包裹在自己的掌心里，“娘在这里呢，不用怕，也别哭了。”

二皇子的哭声变成了抽抽噎噎的小声低泣。

乳母可算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不是病就好。

其实民间不到一岁的孩子夜惊夜啼是很多的，只是二皇子从来没有这样过。而且他的身份不同，乳母刚才急得不知道想到了多少可怕的事。

她想，会不会殿下突然发了什么急症？是哪里疼得受不了才哭的？

她甚至想，是不是有什么人暗算了殿下？比如，下了毒？或是做了别的什么手脚？

她甚至想到了神神鬼鬼的事情上。

原来还有一个王氏和她一起伺候殿下，可王氏前几天晚上，在失火的那天夜

里被一箭射死了，尸身掉进了河里。后来听说她的尸身被打捞上来了。

会不会是她还挂念二皇子，舍不得走，缠住二皇子了呢？

现在一见二皇子到了贵妃跟前就安定老实了，乳母真是又欣慰，又心酸。

欣慰的是小主子没事，自己也不会被问责怪罪了。

心酸的是，别看她们天天精心伺候着，唯恐有哪一点儿不妥帖的地方。但是小主子还是跟自己的亲娘更亲近，她们这些人终究只是下人，算不得一回事。

谢宁吩咐青荷说：“倒些温水来，再绞块手巾，热些的。”

青荷赶紧去预备了。

谢宁接过那半小盅水，慢慢喂给二皇子喝。

八成是扯着嗓子号了半天，确实觉得干渴了，二皇子嘴唇一沾到水，就喝得特别急。

“不要急，慢慢喝，小心呛着。”

热手巾也绞好了水拿了过来，谢宁替二皇子擦了脸擦了手，换过一块手巾，替他把脖子腋下也擦了。

这孩子使劲儿地哭，哭得自己一身是汗，不擦净了一定不舒坦，还容易着凉。

擦好之后，又换上新的衣裳。

二皇子在换衣裳的时候还哼哼唧唧的，眼睛睁开一条缝。八成看见了眼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亲娘，这才不挣扎踢腾，乖乖地让她给换了。

都折腾完，小祖宗两手一摊，终于睡了。

谢宁这会儿也松了口气，看看屋里其他人。

罪魁祸首去睡了，她们这些人的睡意全飞了。

“你们也回去歇着吧，别再把移来移去了，别回头又闹。”谢宁说，“就让他在这儿睡吧。”

青荷应了一声，赶紧服侍谢宁歇着。

儿子躺在身边，谢宁心里却踏实了。看他手脚动，就伸过手去轻轻拍他两下，二皇子就又老实下来。

谢宁侧着头看他。

八成是因为受了惊吧？有年纪的人总说小孩子魂儿不稳，易受惊。以前大舅母还曾经替谢宁去庙里烧香求符呢，就因为她发烧烧了好几日。求个符回来挂在床头，说是可以压邪祟的。

谢宁也不知道这个求来的符是不是有用，也可能是她吃的药终于见效了，所以病从那以后很快就好起来了。

二皇子也有平安符、长命锁这些东西。